

青春

QingChunJueBan

小说界文库 · 西部小说系列

查舜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绝

QingChun

版

青春

Qing Chun Jue Ban

青春 / 著

QIN BAN

QIN

绝版

小说界文库 · 西部小说系列

查舜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青春 绝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绝版/查舜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4 重印
(小说界文库)

ISBN 7-5321-2223-9

I.青… II.查…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49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官超

插图:季平

青春绝版

查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386,000

2001年8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5,101—9,200册

ISBN 7-5321-2223-9/I·1788 定价:24.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063782

出版

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 ◎ 长篇小说系列
- ◎ 西部小说系列
- ◎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 ◎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 ◎ 年选系列
- ◎ 专题选系列
- ◎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保平

副主编 郑宗培

编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何承伟 陈保平 陈先法
郑宗培 修晓林 魏心宏

(按姓氏笔划排列)

序

黄河岸边的哀婉青春

郎 伟

当我们读到查舜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绝版》的时候，人类社会的又一个新千年已经开始。放眼我们生活的周围，一种巨大的“城市喧哗”之声正在不可抑制地奔腾翻卷而来。从生活的表象上看，中国社会正在急速进入所谓“城市时代”。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和无所不抵达的电波，正大面积地覆盖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据说消费和享乐主义正变得日益时髦，灯红酒绿的城市欲望迅速进入创作家的视野，有关土地的故事和诗情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无可否认，在经历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困惑和挣扎之后，中国社会终于坚定不移地向现代性的城市工业文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们强大深厚的文化构成中终于增添了一些新的质素。这无疑是值得欣喜和激动的事情。然而，因为某些地区城市化浪潮的汹涌澎湃，进而断言广袤、深邃的“乡土中国”已经不再具有创作的诱惑力和审美价值，这样的创作判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想，只要稍微静下心来观察一番，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依然生活在一个乡村人口占据绝对多数的农业国家，中国的现实情形还是“农村包围城市”。在这个乡土血缘十分深厚的国度，“乡土中国”特有的

文化传统、人文精神、想象力、乡土情怀和审美理想等等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乡土文本”，它自身所具有的宏大、深重、稳定的叙述，现代以来一直规约和限制着作家们的文学叙事。更不要说，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度，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一直存在着因历史差异等因素所导致的现实行进的不协调。在遥远的西北，临近世纪末，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们在为基本的生存而苦斗。这样的现实存在，显然是“乡土文学”得以存在和生长的最大理由。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乡土中国”从古代到当代，千百年来一直是激发中国作家创作想象力的所在。中国作家与乡土社会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和心理上天然的亲近感；乡村在审美上所可能提供的心灵庇护和“梦中家园”功能，都提示着“乡土文学”在新的世纪不可能一下子就销声匿迹。相反，在一段时期之内，“乡土文学”依然是一个可资开采和挖掘的文学富矿，是一个积聚和蕴藏着巨大创作能量的文化符码。基于上述理由，当我们阅读到查舜的长篇新作《青春绝版》时，我们依然能从作品所讲述的乡土故事当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激荡和审美愉悦。

《青春绝版》叙述的是民国年间西北乡村的人事沧桑。从小说的叙事容量来看，这部作品称不上是“宏大叙事”。自1993年《白鹿原》一出，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仿佛一时间成为时尚。这显然给一些写长篇的作家带来创作压力。然而，这种压力也促使许多作家产生寻找新路的念头。事实上，谁也没有说过长篇小说只能有一种写法。查舜的《青春绝版》走的就是一条可称别致的新路。这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所跨越的时

间长度只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小说故事所涉及的贯穿性人物也屈指可数。然而，就是这样一部貌似“单纯”的作品，却给了我们巨大的阅读快感，常常让读者不忍释卷。我想，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小说的故事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作为叙事体的长篇小说，充满悬念张力的故事应该是它最为基本的艺术要素之一。小说来源于原始人篝火旁的夜晚讲述，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故事是小说不可分离的部分。我们很难想象，原始人在与自然搏斗了一个白天之后，毫不奇特的生活叙述能引起他们的格外兴趣。只有神奇的讲述（当中可能不乏虚构和幻想），才可能使他们因为恐惧而颤抖或者因为同伴的胜利而欢呼。事实上，在小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可听性”和“可读性”一直是它重要的文体特点。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直接来源于市民云集的“说书场”，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小说与大众的亲和力。简言之，小说是一种因为拥有好故事而吸引人从而最具大众性的文体。它对广泛的生活情景和人生事象的写实性叙述，它对人性本身的刻意关注，它的扩展我们的人生经验和带读者进入令人惊奇的世界的艺术功能，都使小说成为一种易于与我们沟通的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现代学者梁实秋在一篇题为《现代小说》的文章中说：“一般民众之所以要读小说，是因为要读故事……故事是需要的，尤其是在小说里，故事是唯一的骨干，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

《青春绝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感伤的人生故事，这个感伤的故事不仅好读，而且颇耐人寻味。虽然就这部小说的情节线索而言，并不显得繁多庞杂，然而，就在书中那些看似单纯的叙述和描写中，人生命运的复杂难测，人性深处的善恶搏斗，却如此清晰进入读者的视野，逼迫着我们对生活本身和人的复杂性进行深入的思索。小说叙述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西北黄河岸边

的一户农家的生活命运。主人公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回族青年男女乐文村和林淑虹。小说以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开头引入故事，并渐次展开四十年代西北边地的乡村生活和军营景观。在写实的背后，升腾的是作者对于苍茫世事的玄思默想。乐文村与林淑虹的新婚之夜，两位新人肌肤未曾相亲，保长吴玉成便领人“抓丁”来了。尽管一家人苦苦哀求，乐文村还是被连夜绑进了军营。从此，乐文村与林淑虹咫尺天涯，中间虽然也曾短暂相聚，但毕竟天各一方，欢娱之日极少，愁恨之日苦多。而因为时事的剧变，乐文村最终死于战场。于是，一场苦苦相思、一段梦魂萦绕的青春岁月便猝然中止。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沉痛和人生如梦的感伤。应该说，《青春绝版》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命运。对人生命运的精心描绘和书写是这部小说最用力因此也最为动人的篇章，而人物命运的升降浮沉又直接导致了小说故事性的极大增强。小说的叙事线索有两条：一条是乐文村与扎木苏在军营的生活；另一条则是林淑虹与公公婆婆在月亮湖畔的乡村生活。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彼此缠绕交织，但分明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这就使得军营和乡村的各自生活景观判然有别，决不混淆。而军营的肃杀和西北乡村的宁静便在对对比中突出地显现了出来。相比较而言，军营生活的精心描摹是这部小说最抓人的部分。在军营这一堪称特殊的人生舞台上，作者展开了种种人间的悲欢离合故事。这些故事与军营外的世界颇多纠缠，而又充分显现出军人气质和军营特色。读者们可以看到，在环境相对封闭和气氛相当肃杀的军营，实际上仍然有着如火的激情。乐文村对林淑虹的刻骨思念，乐文村的战友们为苦难当中的乐文村补办婚礼等故事，都形象而生动地表现着军人们的人间情怀。但是，在不幸与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军营里的激情和喜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更多时候，我们在

这个封闭的天地之中，看到的是人世间的许多阴暗、冷酷和丑恶。在这里，贪赃枉法是公开的秘密。海耀来连长可以轻而易举地走私鸦片、收受贿赂、买卖“壮丁”，并且拿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去买通有关人物，以便做更大的官；在这里，因为要隐瞒罪恶，所以草菅人命便司空见惯。孙灵娃和荀铎至死不知道自己到底命丧何人之手。而小说中三位正直的军人乐文村、扎木苏、李启先的最终死于非命，则清楚地表明了这支正在逐渐腐烂的旧式军队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乐文村等三人不过是这部已经坠落山崖的破车上的殉葬品而已。

通常说来，杰出的故事性小说往往与出色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关系紧密。某些时候，叙事性文学正是因为有了动人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才变得熠熠生辉起来。我们应该承认，小说是写人的艺术。把人摆放到中心的位置，费大力气刻画血肉丰满、内涵深厚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小说家的中心任务，也是考验艺术家才情的重要时刻。一句话，由“人物”体现的人性洞察力与世情知解力，应该被看做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艺术秉赋。《青春绝版》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它写活了人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物性格的鲜明刻画和人物心理的深度挖掘，《青春绝版》这部小说有可能会失去它艺术生命力的大半。读这部小说，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很多，最令人难忘的是乐文村、扎木苏、李启先和林淑虹四个主人公，甚至那个反派人物海耀来，以及良心发现的保长吴玉成，也刻画得相当有深度，显示了作者对于人性善恶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索解的兴趣。我们看到，查舜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既注意把握和展示人物的心理、性格结构中的矛盾、复杂的方面，又不是静态地去写，而是在符合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在曲折、起伏的情节中，充分揭示人物身上深在的各个层面。在查舜的笔下，你很少看到以某种抽象

概念为依据而塑造的性格单一的人物形象。作者更像是一个潜入人生命运之河的探险家,在色彩斑斓的人性河床,他不时可以发现一些平时深潜的隐秘的底色。由于深潜,所以在这位创作家的眼里,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恶人是不存在的。更多的人物都是在善与恶的交替之中,在好与恶的对立之中,在人间的生老病苦灵魂动荡当中,完成着自己复杂而丰富的人生。造化弄人。在命运和现实巨轮的碾压下,人仿佛一团稀软的泥土,很难保持一种固定的形状。而人性的高贵和丑陋,又往往因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就心理分析的深度而言,我以为《青春绝版》中对排长李启先和保长吴玉成的灵魂解剖最为出色。当作为保长的吴玉成和作为地方旧军队的排长李启先,在小说中初次与读者见面时,坦率说,我们有些许的失望。在一对有情人的新婚之夜率领一帮打手去抓“壮丁”和毫不留情地毒打文弱书生乐文村,都使我们对这两个人物产生憎恶之情。同时,我们也会自然联想到已经见到过的“反动保长”和“反动军官”的惯有形象。这样的形象早已由我们的早期阅读和国产影视片所提供,以至于我们的审美意识中对此明显地具有了抗拒心理。然而,出乎读者意料的是,随着小说故事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对两个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我们终于开始喜欢上这两个“人物”。显然,他们以性格的复杂与丰富给了我们以心灵的极大震动,他们最后的意外死亡,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至此,我们读到了作者的悲悯:你很难简单地说哪一个人物是纯粹的圣者或是十足的邪恶之人。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都有着如此行事的充足理由。当人性当中的光明与黑暗、高贵与卑劣、善良与罪恶如此不分你我地彼此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你只能发出唏嘘和感叹。于是,一种对于人的尊重和怜悯,一种对于人的命运的同情和感伤便从作品

当中自然生发出来，它长久地盘旋、弥漫在读者的心头，驱之不散。

二

《青春绝版》的艺术情调，从总体上说是感伤的。男女主人公聚少离多的新婚生活，两处相思的哀婉情怀，直至乐文村最后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这一切都使小说蒙上了一层颇为低徊的感伤色彩。但是，作为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它在艺术上不可能只呈现一种色调。长篇小说所应该涉及的相对广阔的生活面，小说结构上的相对复杂，小说对人生命运的静观默察和对人性的锐利透视，以及长篇对地方风物和特殊民俗风情的描绘，上述的一切，都提醒着创作者：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容量应该是巨大而复杂的。阅读《青春绝版》这部长篇小说，我们发现，虽然“史诗”风格不是它所追求的艺术目标，但是长篇小说本身所具有的文体特征还是使《青春绝版》这部小说呈现出了丰盈多样的姿态和色彩。

首先，从艺术描写的笔调来看，《青春绝版》实际上交织着两个“声部”，回荡着两种旋律。这两种“声部”和旋律分别对应着男女主人公的不同生活和命运。第一种旋律是属于乐文村和整个男性世界的。它急促、紧张、沉重，不时有暴戾之气、杀伐之声。这一种旋律与整个兵营的男性气质相对应；小说中的第二种旋律则是属于女主人公林淑虹的。这一种旋律舒缓、温和、灵动，充满了似水的柔情。由于作者在创作时有意采用不同的艺术旋律陈述故事，描摹人生，所以我们阅读小说时的艺术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可以发现，作者在描写林淑虹的生活和情感波动时，文笔是细腻、温柔的，那种得之于月亮湖的“水”气，如轻烟

薄雾一般,笼罩着黄河岸边的西北乡村。在这里,小儿女的娇羞之态、天真之情被充分写出,流溢着人生的诸多情味。这类文字仿佛童谣,即使世界早已浑浊不堪,它所呈现的天真美丽依然动人。与此相对而言,当我们阅读到涉及军营生活的章节时,会惊异于作者的用笔何以会突然间变得沉重和紧张。显然,军营对温和恬静的乡村来说是一种异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存在,在这部小说中,毫无疑问代表着强权和某种难以控制的力量。与宁静、温馨、和谐的乡村生活和女性心灵世界相比,军营总是埋伏着许多狰狞和躁动。所以,尽管有乐文村的伙伴们为他补办婚礼的热闹喜庆故事在军营附近的河西湾村发生,也依然难掩悲凉之气从流经河套平原的黄河深处升腾而来。小说从“欲言又止”一章起,叙事猛然间变得急促,故事的演进宛若奔马。人生的谜底一层一层地揭开,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已经箭在弦上,不可阻遏。这时,诗情的描画已逐渐隐退,对于命运的严峻思考和书写庄严地出现。很明显,查舜是想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得尽可能多姿多彩、摇曳生辉,他毕竟已经是一位征战文坛多年的“老将”了。事实上,多年来的艺术积累和曾经有过的多种文体的创作实践,锻造了他的艺术知解力和成熟的语言驾驭能力,因此,当我们看到兼有“两副笔墨”,并且轻松自如地将它们统摄在同一个艺术天地时的查舜,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一般说来,涉及乡土生活的叙事文学(尤其是长篇叙事作品)总是与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的描写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这是现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艺术传统,也是许多作品获得独特优美的民族风格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之一。就《青春绝版》而言,我们可以说,这部长篇有着相当独特而成熟的西北边地的风俗画的出色描绘。这种对于特殊地域风俗旨趣的追求,构成了小说又一重别致色彩。大家看到,小说故事发生

的具体生活环境是黄河流贯其中的宁夏平原。这个处于西北腹地的高原上的绿洲，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长期拉锯的所在。近代以后，更是中华民族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地方。其中，回族是这片神奇土地上的重要民族，回族文化也是宁夏平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在《青春绝版》当中，通过作家极富艺术魅力的描写，西北边地的回乡风情、绿洲风光、沙海驼铃、沙枣花开，莫不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和声响丰富着读者的视听感受。至于漂流于大河之中的颇为惊险的羊皮筏子、塞上乡村流行的“瘸腿斗鸡”游戏，甚至包括含有性启蒙意味的花样离奇的“闹新房”仪式等等特殊风物，以及在小说中创造性地使用经过加工过的充满浓郁地方风味的陕甘方言，更是以令西北地区以外的读者感到陌生和新鲜的风采和姿容进入他们的审美视野。应该承认，风俗画描写已经成为《青春绝版》这部长篇小说艺术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提供了有关西北地域文化、回回民族特殊生活风情的多色画面，更重要的是，它与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和天地结合一体，成为人物生活命运的潜在依据和某种支配力量。如果说人是一种文化动物，首先是因为它生活在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当中，这种文化可能决定着他人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决定着他的命运。

从艺术继承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青春绝版》的“中国气息”。一方面，我们发现这部长篇小说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有着继承关系。无论故事的婉转多致，还是人物形象的对比性设置（比如同是军人的乐文村和扎木苏就显然有性格对比的意味），都可以视为对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艺术经验的有效借鉴。另一方面，作者显然对民间艺术方式相当熟悉，对阅读者的心理期待相当重视。因此，这部小说明显在可读性方面下了功夫。体现在小说中，便是重视小说故事的传奇

性色彩和不断制造悬念。仿佛书场之中艺人的说书，查舜在故事的紧要关头，总是宕开一笔，按下不表。情节却急速转入另一个天地。这种“横云断岭”的写法，民间说唱艺术最为拿手。查舜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却毫不费力，可以看出民族民间艺术对他的滋养。再一个值得读者注意的方面是，小说中扎木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明显地具有民间传奇的色彩。这一类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一直是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比如《水浒传》）中最为大众熟知和爱戴的人物形象。扎木苏身上所体现的侠骨柔情和正义精神，他的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的人道情怀，既是民间的向往，也是小说读者的至爱。对于生活于人情逐渐淡薄的城市社会的读者来说，扎木苏的精神境界，我们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强调《青春绝版》这部长篇小说的“中国气息”，并不意味着否认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多元化追求。实际上，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青春绝版》的艺术色调并不单纯。在比较浓重的中国底色之外，小说也颇为成功地采用了西方文学的一些艺术手段，以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小说当中大量人物复杂心理的描写和分析，鲜明地带有异域文学的色彩。另外，象征手法的运用，小说写意性的自觉追求，故事神秘气氛的制造（月亮湖的神秘之声到底来自何方，似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悬念），都可视做是作家力图打造文学精品的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因了它们，小说的色彩便日渐绚烂起来。

查舜的文学创作生涯已有二十多年，《青春绝版》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总结和文学新探索之后，而精心结撰的作品，标志着他的文学创作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从西北边地的宁夏平原走出，他的灵魂、思想、情感、意识，由这片土地给予。

他对这片土地的思索与开掘,也是揭开一层又是一层,呈现逐渐深化的态势。仔细想来,查舜仿佛一位不知疲倦的西部灵魂地层的探险家和考古者。他年复一年地开荒深耕,把血汗全部洒在了西北的土地上,当然,他也在这片神奇浪漫的土地上获取了动人的果实。《青春绝版》就是这动人的果实之一,笔者希望它能给读者们带来难以忘怀的阅读享受。

2001.3. 银川